



我惊讶地发现，流逝经过我和他的时间会特别快，仅仅只是牵着手，太阳的余晖自顾自洒了下来，可我依然贪婪想要更多，更多在他身旁、更多只有我们两人的画面。其实在排队的时候依然会紧张，不断反问自己：不会害怕了吧？不会害怕了吧？回过头来却又是故作镇静的模样，这样呈现出来平静的假象却有相当多的破绽：背身后紧握揉搓的双手，微微冒出冷汗带来不自然的扭捏。

「没事吧？」

「没问题的，这么多次了，也应该习惯了」

看到他这样担忧的神情，令我有些愉悦，也有些不忍，我很自然流露出了自信的笑容。

他微微苦笑，似乎仍有些怀疑。

坐上座位的瞬间，那细小的晃动让我瞬间出现既视感，双手自动死死握住扶手，余光中一旁的比企谷君随性坐下来让我有些羡慕，我盼望着那观赏了无数次鼯鼠咚和雪貂咚的故事能吸引我令我忘掉本身的恐惧。此时比企谷君叹了一口气，轻轻向我搭话，「果然还是没辙吗？」

被提醒后才反应过来自己身体不自然像是刺猬自我保护般蜷缩着，我下意识轻轻悄悄放松身体，一边回复比企谷君，「不，没有那种事。我没问题的。」

我回以满怀信心的微笑，实则敏锐感受到了那一丝丝的落差，以及感觉随时都会坠落的恐惧，可能，我是说可能，我的微笑可能有些勉强。

「都能坐单轨列车了，没事的吧。可能的话这个还要更安全一点。」他略带玩笑的语气说道，眼神悄悄打量我。

在我看来和较高高度挂钩的东西都一样可怕，吞一千根针和吞九百九十九根针有何区别呢？也可能比企谷君在安慰我吧。

「听你那么说，坐单轨列车反而变得更可怕了……」

「放心吧。千叶市单轨列车是充分考虑了安全之后才运行的。是世界第一的单轨列车啊。」

这个男人突然有点夸张的语气让这句话没啥说服力，他肯定是在安慰我啊。

「你的说法也是充满了关怀……」

这样奇怪的安抚对话令我无奈苦笑出来。

只是某一瞬间，他嘴角轻轻扬起来，伴随着他视线停留在我有些放松的双手，随后放心朝前方望去。我明白那时为何寻求他的拯救了，可能只有须臾，我从他目光中看到了我，都是我。

无论我们重来多少遍，想必他永远都会那么体贴吧，那么相像的对话勾起如同那天的记忆，仿佛就像在昨天，无论重来多少遍，我也一定会寻求他的拯救吧，所以没有如果（IF），像是命运般被过去的光圈套住，推送到一样的地点，将当时未能说的，未能表达的，不留遗憾好好说清楚。

像是自己和自己和解一般，又像是想通一般奇妙的感觉，我轻轻将手放至他的身旁，他就像受到惊吓的猫般睁大眼睛看着我，又望向我孤零零的手，随后以极小幅度动作将手放在制服裤轻轻蹭，随后轻轻握住我的手。

很开心，所以不掩饰笑了出来，我捉弄般看向他，「已经不用再赞美美甲也可以了？」

「诶……，还是赞美比较好？」他却回以认真又困惑的神情，

我轻轻摇头，「不。你还是什么都不要说牵着手比较好……」

语言到达不了的地方，真心已经通过重叠的双手到达了。不过他继续夸我，可能会让人有些招架不住。我悄悄望向快要能望到尽头的前方。

「是吗……因为我赞美的模式也好像用尽了，所以得救了啊。」

比企谷君释怀放心地笑了出来。

「你就只有一种模式吧。」

我看到前路的尽头了，是吗，已经到了至高的地方了吗，还能更高吗，从天空向下俯瞰的紧握住对方的手是怎样的呢？我们一定很渺小吧，可是那一定看起来是依偎的模样，看起来一定很可爱吧。那轮弯月呢，它也在注视着我们吗？其实月圆月缺只是错觉吧，坠落的恐惧也是，那些霓虹闪烁的灯光也是，那洞穴中上演的故事也是，其实全都是我的错觉。

但是，唯独紧握住我的手，对他的喜欢不是错觉。比企谷君，其实我对你的喜欢还能存在于更高，还能再高一些，只要你在，我一定能去更高的地方。

「ねえ、比企谷くん」

在坠落前的一瞬间，如同心花怒放般，认真注视他，也许是喜悦的，也许是甜腻的，也许想要再靠近些，

「……好き」

也许这一次，真的想听到他的答案，我们此刻都无法逃离，所以我的视线坚定不移，即便自己的脸一定红的没办法看了，我也依然不能逃。

更加紧握的手先一步表达，随即而来的是那天“扭曲人生”承诺的语气，

「我也喜欢你，雪之下」

他的目光没有回避，他的话语迅速流逝于下坠的风声中。

嗯，我知道了哦，比企谷君，我也好喜欢。

【三楼】卡戎：改写得不多，就到坠落这里就结束了。对，坠落这里就结束了。嗯，怎么说呢，未来一段

时间不会更了，毕竟主篇剧情预计不会有太大进展。最后的最后，谢谢大家的鼓励和支持，感谢依然在看我拙劣文笔的大家。